

席慕容



我的家在高原上

蒙古人

《摄影》王行恭



圓神出版社

© 席慕蓉 199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席慕蓉系列③

我的家在高原上

作者——席慕蓉
攝影——王行恭
校對——席慕蓉、黃美卿
發行人——陳達成
出版者——圓神出版社
社長——簡志忠
監製——林永潔
編輯部——仙枝、王寶珠
美術構成——王行恭
發行部——黃國興、簡博襄、徐德珍
財務部——簡玲觀、江麗英
社址——台北市安和路87巷22號2F
電話——706-1968、703-0206
郵撥帳號——1009368-5 圓神出版社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3475號
排版——文盛電腦排版公司
印刷廠——沈氏藝術印刷公司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七月初版

定價——250元

ISBN 957-607-025-2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席慕蓉

蒙古察哈爾盟明安旗人，一九四三年生於四川。

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畢業。

現任新竹師範學院美術教育系教授。課餘從事繪畫、散文及新詩的創作。在國內外舉行個人畫展多次。

曾獲比利時皇家金牌獎、布魯塞爾市政府金牌獎、

歐洲美協銅牌獎、金鼎獎最佳作詞及中興文藝獎章新詩獎等，

著作有「時光九篇」等十餘種。

(攝影)

王行恭

遼北省安廣縣月亮泡人
一九四七年生於瀋陽市。

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美術工藝科畢業。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藝術學院及

美國紐約 Parsons 設計研究所，專攻視覺傳達設計。

曾任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故宮文物月刊美術設計。

現任東海大學美術系講師，並從事專業美術設計。

曾四度獲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最佳美術設計等。

獻給
我的族人，以及我們共有的夢。

我的族人，以及我們共有的夢。

... ନିଜେ ନାମ ନିଜେ ନାମ

and the following are the results:







序——我手中有筆

序——我手中有筆

雖然是生在抗戰末期重慶的鄉間，不過，我比較完整的童年記憶，還是要從南京開始。

我們住在一幢乳白色的大房子裏，前院種的是什麼花已經忘了，後院那塊空地上滿滿地種着的玉蜀黍却讓我印象深刻。最漂亮最大的玉米留來做種，連着深紫色的穗子掛在廚房牆上，粒粒金紅飽滿。

那時候的我，大概快有五歲了吧？總喜歡拿着一截短短的紅色蠟筆，鑽到任何一張桌子底下，在木質的桌腿上塗鴉。

家裡常有蒙古同鄉的聚會，在父親的書房裏，躲在寬大的書桌之下，我不止一次聽到那些客人叔叔壓抑着的哭聲。

都是些很高大的成年男子了，從家鄉或者更北的地方跋涉前來，聚在父親身邊，神色激昂的用蒙古話向父親訴說着什麼。說着說着有的就忍不住哭了起來，低垂着頭，雙手掩面努力想要止住淚水，寬厚的肩膀微微顫動，幼小的我每次都不能明白，那樣高大強壯的叔叔，還會有什麼他抵擋不了的委屈呢？

父親總是一遍又一遍地安慰着客人，說的大概總是些溫柔而又充滿了希望的句子吧。父親是誠心誠意地說着，客人也逐漸平靜下來，到了最後，當他抬起頭來，和父親再繼續着先前的交談的時候，我總是會感覺到屋子裏有些什麼氣氛不太一樣了。

從桌子底下望出去，剛哭過的那位叔叔眼睛特別清亮，有人來到他身邊，伸出手來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

幼年的記憶只有這麼多了。可是，好像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有一種模糊而又溫暖的訊息也傳進了我幼小的心中。

長大了以後，才逐漸明白，那種訊息裏帶着的是幾分鼓勵和幾分祝福，意思是在說：

「讓我們永遠保持信心，讓我們一起來努力吧！堅持下去，前面總還是會有希望的！」

但是，事實好像並不是如此。

長大了以後，在這個南方的海島上，每年總還會有一兩次同鄉的聚會，只是在人群裏父親都不再說什麼話，有幾位叔叔伯伯的頭髮都全白了。

旁觀的我每次都只能靜靜地轉身走開。

2

八、九年以前，當我的詩集和散文開始出版的時候，有幾位認得的或者不認得的朋友都以爲，既然是蒙古人，就該要多寫一些帶有邊塞豪情的文字。當時，我對這些善意的勸告並沒有多少回應。因爲我心裏很明白，朋友所想像的蒙古，與我所知道的，這中間有很大的差別，如果有一天我真要提筆來寫這個民族的時候，是不能忍受任何人前來更改一個字的。

在許多年不同的年代裏，一直有人在做着更改的工作。就拿我的籍貫——「察哈爾盟明安旗」這七個字來說吧，就是不斷更改之下的產品。

這個名字只有十幾二十年的壽命。在這之前，明安旗有過一陣子叫做鑲黃旗，更早在清朝的時候又是別的名字。據說察哈爾盟這一帶民風强悍，清朝初年就因爲抗拒管轄而被削了封號。到了今天，又被稱做是錫林郭勒盟正鑲白旗了。

有一次，學校裏一位已經退休了的人事主任對我說：

「席老師，你的籍貫是亂寫的吧？我查了很多書，從來也查不到有什麼明安旗的。」

當時的我實在無言以對。因爲，我也查過了許多書，也真的從來查不到察哈爾盟明安旗這七個字。

可是，那塊土地還是在的，這麼多年並沒有消失，消失的只是一次又一次更改過的歷史。沒有人願意用一個只有十幾二十年壽命的名字來稱呼自己的故鄉，不過要從頭來解釋的話，到了最後總會令人厭倦，還不如把一切都鎖在心裏算了。



把所有的傷痛都鎖在心中，就像我的父母和白髮的叔叔伯伯們那一代一樣，用沉默的態度來維持一個流浪者最後的尊嚴。

那時候的我是這樣想的。

3

但是，在剛回到故鄉，踏上蒙古土地的時候，却忽然發現，自己竟然有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心情，是我從來沒能預料到的心情。

好奇怪的感覺！

當我第一次看見了遼闊高原上的日出日落。第一次聽到馬頭琴奏起悠揚的牧歌，第一次讀到了蒙古現代詩人所寫的美麗詩篇，在最初的狂喜之後，緊蹙着的念頭就是想要在回去的時候說給台灣的朋友聽，好像只有在告訴了他們之後，心中所有的感動才能穩定，才能成形。

好奇怪的感覺！

我是來到故鄉了，來到我一直渴望相見的土地上，也因此而感受到強烈的悲喜。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我才發現，這種悲喜的情懷，好像只有遠在台灣的朋友們才能明白。

在四十年的時光都過去了以後，一個小小的南方的島嶼，從來沒有像這個時候這樣清楚而又溫暖地向我顯示了她的意義。

原來，我和父母那一代雖然血脈相連，我和那一大塊高原上的族人雖然都是同胞，但是，我畢竟還是有些不一樣了。生命中的四十年都與這個島嶼有了關聯，使得我今天一切的悲喜，竟然也必須要再透過她，透過在這四十年間和我一起成長的朋友們的胸懷之後，才能够顯示出一種完整的面貌來。

我原來真的永遠是一個只有在回顧的時候，才開始明白自己的所得與所失的人！

只有在終於來到了一塊無邊無際的高原上之後，才開始發現，有一個小小的南方的島嶼是怎樣親切地端坐在我的心中。

我有許多許多的悲喜想要說給她聽。

回來之後，發表的欲望非常強烈。九月十三日回到台北，九月十九日就寫出了如鯁在喉的第一篇「還我河山」，九月廿八日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上發表。

然後，陸續地，從民國七十八年九月一直寫到七十九年的六月，到今天晚上，我終於把這一系列文字分成十篇寫完。感謝季季這位朋友，在這一年之間，給了我如許寶貴的篇幅讓我盡情發表，並且也真的沒有更改這個蒙古人所寫的每一個字。

在發表期間，讀者的回應讓我很感動，原來竟有這麼多漢族的朋友不但能够了解並且願意同情，原來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溝通並沒有想像中那般艱難！

還是說，這四十年間，還是有很大的不同。當年，父親與那些哭泣的客人叔叔所遭逢的時代，真的沒有給過他們任何的機會。而在今天，在我們這一代裏，溝通的機會還是越來越多了。

我慶幸能够生在這個時代，而手中剛好有筆。上一代最後終於失去的信心，也許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裏逐漸恢復也說不定。

也許，所謂的「希望」，它的光芒其實並不在實現的終點，而是在堅持的過程中這一條長長的路上吧？

5

其實，心裏還有許多沒說完的話。不過無論如何，第一次回家的感覺，到了這裏非得告一段落不可了，否則我沒有辦法恢復正常的生活。

在這一年之前，寫作原只是我生活中即興的樂趣，平日的工作重心還是放在油畫上。想不到，從故鄉回來之後，這幾篇文字，還有一本蒙古現代詩選的編選工作，幾乎佔據了我全部的創作生活，所有課餘的時間都放在這兩件事情上面，再沒有餘力去畫油畫了，原來訂好了的個展展期只好一直向後延去。

然而，寫出來的東西依然不能遂我心意，總覺得真相還沒有



完整地顯露出來。一年來，心裏想得很多也很雜亂，顧慮也多，有時候就算寫出來了，再看的時候又怕會傷害了無辜的朋友，只好整篇重新改寫。這樣的事情總是反覆再三，進度變得非常遲緩，從前那種一拿起筆來就獨來獨往理直氣壯的心情全都沒有了。

朋友也察覺到我的轉變，D從遠方來信，告訴我不要着急，一定要慢慢地寫下去。C在電話裏常常給我打氣，他說這樣的掙扎與困惑都是必然的，因為我所接觸到的並不僅只是一個初初相識的故鄉而已，一定還有許多到現在都無法清楚察覺的情結橫梗在其中。

還有許多朋友都給了我非常熱烈的關懷和鼓勵，他們都替我高興，終於見到了故鄉。最記得A那一句溫暖的話，那是在回來之後第一次和他通電話的時候，詩人低沉寬厚的聲音從話筒那端傳了過來，他說：

「多好！原來真有這麼一個蒙古！」

6

去年夏天，老家那一帶苦旱，從春天開始就沒有雨水，草都沒能長起來。遠看雖然仍是一片綠意，走近了以後腳下却只有稀疏的小草，讓人心裏發急。那裏也靠近同行的朋友沙格德爾的家鄉；他一直強調，平日草長得好的時候，高度最少都會超過膝蓋，羊群躲在草裏都不容易發現，所以才會有詩中所說「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景色。

回來之後，心中一直惦記著那塊土地。前天晚上，在淡水的畫室裏給我的老堂兄寫信，在信裏我就問了他兩次：今年春天有沒有雨水？草長得好不好？

寫完之後封起來準備第二天回台北投郵，把信封放在桌上，正要站起來的時候，一個念頭忽然掠過心中——我剛剛寫了一封從來也沒有寫過的家信。

這是幾十年來的第一次，我寫了一封不一樣的家信。幾十年

來，第一次，我在信中向親人殷殷詢問一塊土地的消息：春天下了雨了嗎？草有沒有長起來？

幾千年以來，在每個中國人的家信裏，想必也都有這幾句非常普通的問話吧？所謂的鄉愁，所謂的家國之思，在太平的年代裏，也不過只是隨時渴望知道有一塊特定的土地在四季中如何慢慢變化的消息而已；也不過只是問一問田裏的桑麻，或者是窗前的一株梅花。

然而，這樣普通的幸福，為什麼對今天的中國人說來却是如此珍貴難求？站在我深夜的桌前，想到有多少人曾經渴望寫出這樣的一封信而始終不能如願，想到這幾十年間，在天涯海角，有多少遠離鄉關最後也只能默默逝去的苦難的靈魂，我的淚水怎樣也止不住地奔流了下來。

窗外開始下起細雨，深夜裏的雨聲特別清楚，我把窗戶打開，清涼的雨絲隨風拂到我的臉上。夜色深暗，只能看到一些模糊的輪廓，但是我知道就在不遠處的山邊，月桃花正是怒放的季節，此刻在細雨裏，漫山遍野的白色花串，一定更加晶瑩飽滿了吧？

靜靜地站在窗前，呼吸著雨中山林的芳香，品味著眼前這個時刻裏難得的幸福。用四十年的時間，換得了眼前的這一刻，這真是我從來也沒有預料到的遭逢啊！

可是，在前面的長路上，還會有些什麼此刻所無法預料也無從想像的變化在等待着呢？

為什麼無論是做為一個蒙古人還是做為一個中國人，我們都永遠只能志忑而又聽命地慢慢往前走？

為什麼希望的光芒總是明滅不定？



後記：

回鄉之初，並沒有想到會寫出這一系列幾近六萬字的文字來。但是，一旦深入了蒙古民族的生活之後，不禁為那種堅忍的精神感到驕傲和痛苦。這個世界並沒有公平對待我的族人，蒼茫高原上的生命，幾經摧殘與打擊，幸好總有人盡力維護著火種的不熄。尤其在這幾十年間，許多知識分子為了要讓族人認清這個民族的真正處境，他們所做的努力與犧牲，令人肅然起敬。

而分散在這塊廣大高原上的牧民，對於這些犧牲者的呼喚也並不是沒有回應的。越來越多的人把孩子送進學校寄宿，寒暑假才接回來。文革浩劫所造成的文化斷層，如今正逐漸復原，孩子終於可以從小學一直讀到大學都是蒙文的教育體系。

但是，事實上，蒙族與漢族的命運其實是不可分的。為了兩者都可以健全地成長，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了解更需要增強。這就是我寫這一系列文字的初衷，我知道手中這一支筆的力量實在微不足道，可是，我還是要慢慢地寫下去。謝謝簡志忠，願意把這一系列文字輯印成書。

也要謝謝王行恭的同行，和他所拍攝的美麗而又豐富的相片，這一切的安排，都是我起初並沒有料想到的啊！

更要感謝尼瑪和沙格德爾，還有許多偉前來陪我一起回家的朋友。

在這十篇文字的最後，我放進了兩年以前，為先母逝世週年而寫的「母親的河」。兩年之後的今天，我終於見到了這條河流，雖然景物全非，而我初衷不改。我依舊希望每一位讀過我的文字的朋友都能知道，母親的河流，是我心裏永恆的家鄉。